

祖父严独鹤与程小青先生是相知几十年的好友,他们因侦探小说而结缘。祖父早年曾经在广方言馆(后改名兵工学校)系统地学习过英文,加上自身对于英语的热爱,他的英语水平在当时处于较高的水平。1913年他进中华书局英文部当编译员,后来虽然去《新闻报》主编副刊“快活林”,但与中华书局的关系一直未断。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由严独鹤、程小青、周瘦鹃、天虚我生(陈蝶仙)、天侔(严籁波,祖父三弟)、李常觉、陈小蝶、刘半农、陈霆锐、渔火等十人用文言文合译的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(共十二册),祖父应该是起到推动作用。其中祖父单独译了第五册,第六、第七册则由他与小青先生合译。由此可见,在那个时候,祖父就与程小青先生相识了。他们都崇拜“私家侦探”,祖父在这套全集的序中说:“私家侦探者,必其怀热忱,抱宏愿。如古之所谓游侠侠然,将出其奇才、异能,以济法律之穷而力拯众生之困厄者也。”而程小青先生则是塑造了私家侦探霍桑这一典型人物。

祖父于1914年8月担任《新闻报》副刊“快活林”主编,为吸引读者,自1916年11月至1918年3月,组织策划有奖征文比赛,名曰“‘快活林’夺标会”,共7课。1916年12月2日,“夺标会”公布第一课目,为“短篇侦探小说”灯光人影”。小青(即程小青)最终名列“夺标者”第二名。小青早前已有侦探小说《左手》《花后曲》刊登在《中华小说界》等杂志上。这次应征之作,则促使他创作了第一篇东方福尔摩斯故事,从此成名。亦可见我祖父策划这一活动的成功之处。

至1923年,祖父和程小青、陆澹安、施济群、赵

瞻庐、赵眠云、范烟桥三位老友相继而至,于是共乘一舟,冒雨出游。还有一次是1932年春,祖父携祖母赴苏州看望周瘦鹃、程小青等老友。到苏州的第二天,程小青伉俪来访,即约祖父他们同往虎丘,作半日游。祖父这样写道:“小青夫人及予夫妇乘马车,小青则驾自由车(即自行车),小青长于侦探小说,其举止行动,亦精明强干,饶有私家侦探风趣。一路同行,自由车常超越马车之前,小青坐车上,双轮飞动,凌风而进,似甚得意。”

九十多年过去了,斯人已逝,但小青先生骑车凌风而进的英姿仿佛眼前。

祖父创办了《侦探世界》(半月刊)。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始于晚清文学翻译浪潮中,作品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翻译文学的影响,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侦探小说成为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,广受读者的喜爱。《侦探世界》的创办,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推广和本土侦探小说作家的成长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杂志刊登的作品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主要侦探小说作家的名篇。祖父作为经验丰富的大报副刊主编,在新闻出版界已有相当的号召力,他为人和善,人缘极好,因此许多朋友都乐于和他合作办刊物。为了友谊,也出于职责和兴趣,他乐此不疲。小青先生是主编之一,还是主要作者,他在杂志上发表了《霍桑探案》中的《怨海波》《第二号屋》《毛狮子》《舞场奇遇》等篇章及《科学的侦探术》《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》等创作谈。被誉为“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”,是“东方的柯南·道尔”。《侦探世界》办的时间不长,但祖父和小青先生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。

在祖父的文章里记叙着和小青先生的交往。祖父是喜欢旅游的。大约是《侦探世界》创办前后,他与两位友人一起去苏州,到那晚正好下大雨,此行他们是和小青先生等苏州友人相约作天平之游。但当时小青先生在东吴一中任教,居天赐庄。道远时晚,无以通消息。他们仅给赵眠云打了个电话,说已经来苏。是夜人皆甚困倦,乃早睡。翌晨七时许,犹各拥衾酣卧,忽闻敲门声,问何人?答小青,众人皆大喜跃起。原来担心小青为雨所阻,未必至苏,则游兴败矣。现在小青至,知此行必不虚。乃启户延入,略谈数语,而程

开学前的那几天,阳光灿烂,南宁的气温直上31℃,很多人穿夏装。征求过孩子的意见,开学后,他继续去午托。

他自己用洗衣机洗好被单、被套、枕头套,拿到顶楼去晒。棉被和垫被、枕头也是他自己抱去晒的,我在旁边协助。被子一连晒了三天,晒得透透的,棉被散发出太阳的香气。

晒被子的时候,我们在顶楼又聊关于开学晚辅和晚托的事情。我是自由写作者,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写作,但有时也要外出讲课,比如这个学期的4月是读书月,我要外出做阅读分享,大半个月都会早出晚归。他在晚托有饭吃,有老师看护着做作业,也安全,我在外面出差也放心。他上学期数学成绩不太好,而我又帮不上忙。数学是我的短板,四年级的数学我可能都考不及格了。他需要晚托作业辅导老师的帮助。

孩子在开学前的那天跟我说:“妈妈,我报学校的晚辅,也报校外晚托。我在学校做完作业,晚托老师帮我检查作业,错了的题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老师请教、订正。如果我做的作业对的多,错的少,那我就有时间去做一些别的试题。你出差就不用担心我。”

孩子自己也想提高数学成绩。上学期数学经常考六七十,有时考八十多分,期考突然考了九十多分,数学老师给他发了一张奖状,他心里乐开

了花。这个学期,他还想继续得到老师的表扬。之后,孩子问我一个问题:“妈妈,如果下次我的数学只考六十分,你还爱我吗?”

“当然爱。”我肯定地回答。

“那我要是高考,数学考五十分呢,你还爱我吗?”孩子又问我。

我笑着说:“我以前数学经常考35分,我的爸爸妈妈也就是你的外公外婆都爱我。我高考数学

也考过少于五十分,我爸爸妈妈也爱我呀。你无论考多少分,你老妈我都爱你。”

孩子歪着头,笑了。

“作为家长的我,就是努力工作,确保收入,保证房贷不断供,让我们有一个安稳的家居住,有饭吃,你能安心上学。”我跟儿子说,“你要知道,妈妈是家长,要配合好老师。老师反馈你在学校的情况,如果表现不好,我也要管教你的。你是学生,首先要尊重老师。上课要专心,不在课堂上交头接耳,不影响老师教学,不干扰同学学习。至于学习,尽自己的努力去学就好,平常心看待。”

我也顺便把话题拓展:“你不是为妈妈读书,

是为你自己。就像我写作也是为我自己,写作是我最热爱的事,我做自己喜欢的事,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得更绚丽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,妈妈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,把所有时间只用来盯着你学习。我努力工作,实现我的人生价值的同时,也更有能力为你提供好的成长环境。”

孩子若有所思。

我再以开玩笑的轻松口气说:“妈妈希望你优秀,强大。你长大后要当爸爸的哟,希望你当爸爸了也能像妈妈现在对你一样,有钱买你喜欢看的书,买你想吃的食物。如果妈妈以前不好好读书,现在又不好好工作,可能就给你买一碗老友粉的钱都没有哟。”

孩子笑笑:“我以后当爸爸,我要有钱给我的孩子买书看,买好吃的。”

“是个好爸爸。”我夸他,同时也“鸡”一下娃,“开学啦,努力学习哇——”

“好哇——”孩子也笑着说。

开学季的聊天就这样既严肃又轻松地进行着,心情都不错。

十日谈

开学以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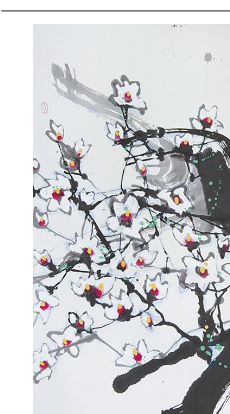
责编:殷健灵

憋着一口气,提着三十斤重的行李箱,我终于攀上了科布伦茨的火车站台。

《繁花》热播,带火了黄河路,办事路过那里,但见打卡人众纷至沓来、摩肩接踵,我在寒风中伫立,眼睁睁望着三年未见的速热场面,看不懂,也听啥闲话可讲,不妨退出喧嚣,转场回到佻皮的“老西门”,没了王家卫镜头里的美拉德色,看见的大都是灰色,尚无繁华余韵,时光荏苒,城市文脉早已步入新旧交替的轮回,眼下我又将见证这一时刻。

去年岁首,我“阳康”不久,摘了口罩骑车放飞,发现复兴东路转角人民路口冒出个醒目的花坛,坛中横了块书卷形石碑,上刻“仪凤门旧址:自复兴东路至西学街,是紧贴原来城墙的一条小弄堂,以原城门仪凤门(现老西门)命名”,作为60后,知道这里曾是上海的老城厢,从1912年起环绕老城厢的城墙陆续拆除后建成了马路(今中华路、人民路),于是“老西门”就成了一个地名,至于我对“老西门”三个字也倍感亲切,顺便让我在尘封的记忆中,梳理一些儿时过往的琐事。

上海开埠后,外公的先人从广东来沪经商,在老西门开了一片“郑美泰”的商号,采办和外销广彩瓷器,后商号交与外公经营。外公结婚时顶下了淮海东路一栋石库门的老宅,并在此生下十个子女,妈妈是老三,独住二楼一间闺房,婚后留居在娘家,姐姐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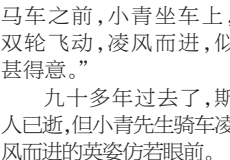


玉兰绽放 (中国画) 杨正新

文坛偶遇,我就喜欢上了诗人陆萍的精美文字。她行文率性、轻盈,却精准、深邃,貌似信手拈来,效果却出其不意。

日前,读她新著散文集《吃时间大虫》散文诗集《偶一出神》。光是书名,就别出机杼,足见作家智慧练达,空灵瞬间,对文字拿捏的功力。

文汇出版社为她出一套二本新书,50多万字,颇具分量。两个官宣公众号的标题是《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》《她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》。这或许就简约构筑了陆萍文学世界中,关于心志持守的灵瑰山



川及情思自在的生命田园。

读陆萍的文字,我不时感受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光弧掠过心头。而这种光芒的闪现,绝对不是简单文字独具的天人契合,而是人性深处时时“保持警觉”的心领神会的智慧质地。

对于生活实体现状深层次感悟,来源于作家始终瞬势与异见式的思考,并随时以哲思通透的文字付诸笔端。在陆萍眼里,万事不小、不枯,亦有节、有趣。生活琐碎中蕴涵着人性光泽,更闪凸人文个性。

诗与文亦经陆萍精致灵性的梳理自觉,那人社交往,转角擦身、友间对话包括日见梦遇、先贤洞见等等,她都能敏锐地直抵内核、轻取精髓要义,并顺理成章落实到文字,真应了王安石那句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

毫无悬念,陆萍文集中,强烈的个性倾向,思维的深刻与独到,在曼妙的诗化语言中,比不事张扬更张扬。

陆萍的文字特别清澈别致,简而又简;几近字字珠玑、篇篇含金。

常年来思绪如年轻人般高速、多维的运转方式,为陆萍的文学世界打下了坚实灵妙的基础。

陆萍百字诗文的精熟,瞬间突兀的感知,灵思妙悟的刹那,权当是作家千锤百炼的文字堡垒。精湛而节俭,甚至不可多一字或少一字,以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不能删削的整体。这种功底,不仅仅归结于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常年文学修炼,更源自陆萍努力探索而思想丰沛锐利,善于积累而识见辽阔厚实,这才得以构成与文化世界的真挚热爱与无时不刻地享有。

文字精华呈现的卓越程度,取决于诗人作家绝不重复自己,且在勤奋精进的道路上一日渐日新。

电车呀!“走来走去勿吃力啊? 蹙哦!”(老上海把两条腿走路,叫做“11路”)我咧嘴一笑,转身又穿过客堂间,从后门溜到金陵东路八仙桥,去看“叮叮当当”的有轨电车。曾听外公说起当年老西门的六岔路中央,有座高耸的陈英士(沪军都督)纪念塔,周围尽是市面繁荣的商店,外公的商号也在其中,那时我就认定老西门是最闹猛的地段,不知不觉烙成了记忆中的一块飞地。到了1967年后,我们一家才离开淮海东路外公的家,搬到虹口的弄堂里住了十几年,步入中年后又渴望回到原点,最终也选择在这些老西门置业。

回眸老西门这些年来的嬗变,除了时时拓宽的马路和日益增多的楼宇,原先老建筑的轮廓变得朦胧又清晰,呼之欲出。在此生活久了,喜欢的还是童年的原汁原味,老城厢一带宛如迷宫般的弄堂,蜿蜒狭窄的街道,依托生活圈缔结而成的小商业模式,虽不高大上,但久处不厌,随处可见的餐厅、小吃部、水果摊、理发店、五金铺、烟酒南货等实体店,不靠外卖,随时可买到日常用品以及丰俭随意的餐饮或小酌,统统成了不可逆的挥别。

这些天漫步街头,去寻找自家门前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文化遗迹,虽所存无多,但必须留住记忆。遛弯出小区,后门数百米外的乔家路上,有残存的明代徐光启故居“九间头”和近代实业家、书画家王一亭的“梓园”;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的“书隐楼”,则藏匿在绿荫蔽日的天井弄里,其他诸如文庙、小桃园清真寺、白云观、沉香阁等古建筑均予修复保留,而家喻户晓的“老城隍庙豫园”无疑是上海滩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

昨晚我又走到马路对面的老城区,景随事迁,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一时间也没了方向,金家坊、翁家弄地块不知何时已被推倒,放眼望去,远处封闭的围栏中只透出点点幽幽的亮光,仿佛旧时深邃的回望,原住居民构成的市井烟火气,随着动迁的离开一并消失了,同时周边的“文庙”地区也不那么热闹了,近几年愈发清冷,这块区域彻底黯了,恍如隔世,只零星留着几盏钉子户的灯火了。

老西门掠影

王金生

我当年就出生在人民路上“黄浦区妇幼保健院”内,全家挤在外公的大家里,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。外公从商兼士,精明练达但不世故,讲起老上海掌故如数家珍,也是我的百科全书。

小辰光,我时常喜欢独自一人乘11路电车兜环城,起点是老西门,终点也在老西门,每次猫腰上车,不到一米就不用买票,车沿中华路、人民路绕圈开,听售票员一路报站:“大南门、小南门,大东门、小东门,新北门、老北门,小北门、老西门”,感觉奇怪,虽然都叫“门”,但也看不见有啥“门”,站名几乎能背下,有时终点到了,慢吞吞拖在最后,前门一开,乘客蜂拥而上,我转身又坐下,再晃一圈,也有过被售票员赶上下去的情景。小北门是必须下的,车站旁残存一座牌坊式红砖门头,上有“四明公所”四个大字,也是我认路的标志,走到拐弯马路斜对面就到淮海东路的外公家,妈妈找不到我有点上火:“又浪到哪里去啦?”“11路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刘辉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

现实与灵魂擦出的光弧